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寶真齋法書贊卷

十六至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

臣滿紹觀

謄錄監生

臣吳熙春

欽定四庫全書

寶真齋法書替卷十六

宋名人真蹟

劉忠肅候謁帖

行書
二行

摯謹候謁子中學士閣下

右元祐宰相觀文大學士劉忠肅公摯字莘老候謁

帖真蹟一卷先君將指潼川淳熙丙午歲四月得於

宋岳珂撰

蜀士張箋家手題而藏四十年予既彙帖執而嘆曰
是帖也先哲篤敬之風所由寓有君子之道四焉刺
謁手書敬以直內也繁文之削真情之尚易則易親
也字同舍而伸交情不諂不瀆也敬以簡致卑而不
可踰也又惡比夫後世脅肩造請不避寒暑蠅字繭
紙屑屑以為恭者哉雖曰幅楮數字以公名德之重
是可與荆壁齋珞比矣

贊曰元祐之至於八九年也忠邪既判乎渭涇公秉

輔操內外晏清宜羣陰之弗復萌矣而卒以黨傾今
觀此帖之存固不知其事之當元豐與熙寧然攷公
之本心實欲挽一世以為君子之朋至如答邢恕之
書以致休復之間延章惇之子以伸同朝之情皆大
賢厚德事而豈顧于人言背憎然而託西垣之訓以
極老奸之詆興同文之獄以陷必族之刑非公所與
交往來而示調停者耶彼小人者自覆出而抵巇公
亦何敢逆窺人以其情之難明予之系此帖正欲以

見符祐二黨之未爭苟不激而成之未始不同心而
在朝廷也於戲正直如公風猷百齡烈日嚴霜夏杲
秋晶是雖十字之藏蓋已與溫申韓范數公同此不
朽之名矣

蘇魏公到鎮出京二帖

正楷書第一帖十二行尾批
一行第二帖十一行尾批一

行

頌頓首自承到鎮嘗因郡僧行咨詢動止稍不聞問豈
勝馳誠冬序晏溫伏惟政事優暇福履清適頌衰老侍

罪禁庭充位無補日有歸田之興非久得請南去獲依
仁庇誠所幸願也未聞更冀保護竚還詞掖以慰輿論
不宣頌再拜子中知府修撰親家閣下十一月二十一
日啟

惟頌頌首稍疎間訊惟日馳誠近孫子出京祇奉教筆
深荷顧存兼承禁從清閒福履沖固不勝感慰之至江
關重複門宇愛遙願輔神倪上副柄用乃誠所祝百不
一陳謹奉手啟咨候不宣頌再拜侍讀舍人閣下二十

六日謹啓

右元祐宰相司空蘇公頌字子容到鎮出京二帖真蹟一卷公以德量服天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與道巷舒功運無迹故位極廊廟而衆不忌身處消息而名不驟砥柱大河高峯喬嶽蓋庶幾孔子所謂有始有卒者嘉定辛巳歲十月珂以餉節攝京口郡既幸瞻維風之風後二歲六月以臬事綰維揚符復復接愬棠之愛因訪遺墨得之故家凡有三印識蓋又後

一歲之八月也勒鞭忻慕於是且有託焉

贊曰德量維昔該乾坤藝成而下道乃尊堂堂魏公
古大臣劫火固燬靈光存直躬致主無間言餘事論
墨何足論百年劬佩紛如雲不於其書於其人

范忠宣南都帖

楷書十
二行

純仁頃首介來拜教之辱喜承累日勅止康寧純仁到
南都水漲阻橋未能東下去得甚過彌增惠戀兒子依
命遣詣左右愚駭失學公亦知之今託受賢門尤為非

利惟深賜誨導庶無大咎漸遠風問惟冀自重不宣純
仁頓首上公舒著作親家左右十一日

右元祐宰相開府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南都帖真
蹟一卷先君舊藏云得之涑水司馬叔家手自裝褙
嘗以示子弟珂幼聞先君之言曰祐陵初政首召公
於外倚以為相公以病不克造朝而治亂之源於是
分此天也又曰中原故老大臣用心率廣大不偏故
能調一天下今全盛之觀未還蓋自士大夫心術先

分裂始諒哉斯言如忠宣公其人歟珂嘉定己卯歲
自右府掾持節江東獲踵公遺蹟讀壁詩而見墨妙
拜祠宇而想風標蓋知手澤之在人間雖幅紙無不
可寶帖有藏書家印四

贊曰符祐戰九河溢砥柱植兮珪確競天地昏清風
滌兮大中之道關百聖而不熄兮用之不失其時公
獨得兮公筆之不倚而字之不泐兮公意之不偏而
態之不迫兮我觀此書公心尚可觀兮

劉忠定書簡帖

四帖並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八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帖六行

示諭康節之語固嘗聞之安世每疑其太高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安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妄象得象妄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明公以為如何安世上

劉壯與不謂亡後深可傷歎向者過此相聚累日共論春秋甚有可取亦嘗戒其太拘更定類例到唐州屢有

書往復商確云就藁之日先當見示今則遂為絕學不知蘇氏能為收錄否可惜也

安世頓首揆間遂久瞻嚮實勞杜門罕便候問疎闊每以自愧使至辱書承禮制外除伏惟追慕永感何以堪處不獲面慰仰冀以道自愛遠成所祝不宣安世頓首
子虛從事年家侍史十一月初三日

安世承示諭去歲移官之際外勢可駭正是鶴相恐迫僕上之策猶賴天輔忠賢曾不為動然技止此而已但

安以待之餘不足道也安世上

右元祐左諫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元城先生劉忠定
公安世字器之書簡帖四幅真蹟一卷易之學寓于
象數春秋之旨明于類例舍則惑泥則拘此先生之
言輕也屢變而不忘乎內守正而無懼乎外勉之切
望之至此先生之淑人也一語一言何者非教豈徒
帖也哉前三帖寶慶乙酉歲六月得之淮西副帥司
幹官潘君忠恕又一月復得後一帖于中都張氏

贊曰公心如鐵萬仞壁立聲名百年翰墨十襲絕景
獨晚奔塵莫及曰誰為之目不妄入

李公擇嘉裕帖

行書
八行

常啓別久殊劇馳仰茲有見期可勝欣沃秋暑尊履嘉
裕謹先此啓少加裁重不宣常再拜府判同舍執事

右元祐御史中丞李公常字公擇嘉裕帖真蹟一卷
予家九江與修水為接吟至今有公子孫存焉因得
從訪遺蹟以見景慕慶元己未冬十一月得日李氏

贊曰予登五老峯其下蓋山房焉繚閣層廊之疎松
秀望泉鳴夜鳴答繡晨張公方讀書其間蓋已會此
趣于胸中之藏然則摘墨池之華擷採筆之芳發其
緒餘書尺七裏固知其自然雲錦之章也

孫莘老報狀帖

行書
四行

拙詩并報狀封呈報狀看訖先示及覺上

右元祐御史中丞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字莘老報
狀帖真蹟一卷予藏帖多以碑刻若舊蹟證其真贋

獨公之書徧攷舊帖皆無所質訂藏家幾數十年本
先君故物以是不復裝褙寶慶丙戌冬始繕故笈得
此紙欲以訪諸人客或見之驚歎曰予家舊有此書
蹟其真無疑予應之曰此侏儒觀優隨羣而笑問之
曰長者決不相誤予幾是矣既而持帖來並果出一
手

贊曰遺墨之四行煜其如晨星之爛是曰元祐之名
臣所當攷而申之以贊久藏弗治客見而歎持並所

攜毫髮無間予是以知其非贗

范正獻書畢帖

行書
八行

祖尚居洛一紀殘書僅畢誤蒙朝恩收真祕省中春就
職疎拙祖達惟久去鄉里日有歸思顧未能爾瞻望桑
梓乃心依依不審軒旆何日還朝舍弟行謹附問禮且
謝稽慢祖尚再拜

右元祐太史內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尚字淳
夫書畢帖真蹟一卷予先得公奏議既已系之詩文

帖中後四年仲春復得公此帖于吳下於虜洛龍卧
波四海屬心當熙寧元豐間雖未得以其所學膏澤
溥率而鏡古衡今筆端膚寸垂百世明君之監績千
古素王之統其討論潤色之功在公已不貲矣裕陵
之耀在中祕蓋用溫公奏所謂紀一之淹公蓋未嘗
容心也藏之以識士出處且以見景慕之深焉

贊曰王之以道義相從豈計其功而况乎公當其任
紬繹唐事之寄所以極簡編之從容矣既上成書于

邇英而公猶得以三百年之鑑信其遺風則是一紀
之淹乃所以就百世之功石渠蘭臺片言帝聰考槃
弗為皦然初終尤以見公之子元豐蓋盡其魏國之
心而裕陵之于溫國未嘗不知其耿耿之忠也此帖
之存公心天通詆斥之誣吁嗟麟窮

范正獻奏議帖

九刻草書葉本共二十幅兩卷通
二百五十一行多有塗注改乙處

並依本

文勝寫

薦賢劉子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若蔽賢昔臧文仲和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劉子四道並乙畱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

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乞留中正月十九日

第一劄子

臣伏見經筵閣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齡齒不至大用未嘗少屈于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于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讎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又領宮觀乃與章惇為一例

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惟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
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筵之職不惟學識論議足以開
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為愜臣竊恐執政以維
獨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于臣如父之子子有過則
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
下嗣位已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
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遂擢用是以天下皆
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無

怒惟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為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苟喜怒最為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服陛下之至公此深為聖德之美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二劄子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于詳練國朝典故

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為御史頌
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
除一郡其後又為奸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
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保
全以至今日更歷以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
未有先于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
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且慮頌別有
陳請伏望聖慈且畱之經筵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三劄子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所
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
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
疾惡力排奸邪尤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謗口于
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錯枉別白邪正以
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况軾在經筵
進讀最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之今尚書闕官

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撰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四劄子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于英宗皇帝實錄

臣謹

按實錄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卧起隨之昔周宣

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候者樊穆仲稱魯候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候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

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臣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道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梈館閣耆儒操守絕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閣官伏望聖慈于此選擇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准入內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內中進納訖入內高劄淵

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准入內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講說過所引證事口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

日臣司馬臣吳臣范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內中奏
聞奉旨依奏入內高班劄淵

疎決劄子

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疎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
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今今漕天下
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於四京臣
願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
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編行

指揮疾速結絕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冤枉使朝廷
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二月十三
日

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祖宗時遣使決獄或詔逐路監
司疎決其例不一欲乞參酌

簡易疏

臣竊以治道有至易而必安有至難而必危有至簡而
必治有至繁而必亂安危治亂之本不可不知也孟子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陛下得其路而由之則簡
易而趨于治安舍其路而不由則繁難而入于危亂今
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人人得進對于前此乃明四目
達四聰以開廣聖意之時也然人有邪正則言有是非
若陛下聖志內定聰明不惑見大路而由之則聽言而
知其是非知言之是非則知人之邪正譬如將適千里
御六馬而行于坦途雖使僕夫欲引車于險阻之轍驅
馬于荆棘之林陛下必不狂戀而從之者無所疑也臣

之所謂易者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則必安所謂繁
者有為而任已則必亂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臣于
前奏詳言之矣若夫無為而任人之理臣請德以俟論
之今或勸陛下以有為其說必曰天下之事不可坐視
其弊人君若無所為則中外懈惰萬事廢弛此言似是
而不可聽古之聖王為天下之有事也故治天下天下
不能以無事治事則不能不為也故自有為以求至于
無為惟創業之主戡定禍亂則能有為多弊之世更張

法度則必多事若繼體之君承平之日則當率由舊章
謹守成法而已夫天下之事不能無弊雖堯舜在上亦
不免也治多而弊少則為治世矣弊少而亂多則為亂
世矣聖人雖欲天下無一物之失所然豈能使天下無
一事之有弊乎是以治天下患不得人不患事之有弊
如欲中外無懈惰而事無廢弛在於擇人不在於有為
也人君好作事則事多而弊益甚雖欲中輟不能自己
由用心之誤也若乃昧爽而聽朝正晝而講學清閒而

訪問宴息而思道出入不忘儆戒左右必有箴規此則不可一日而不務也夫人之情莫不安于無事而苦于多事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欲治天下先治其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一言而天下受其福一言而四海被其禍喜則濫賞至於軒冕塞塗怒則用兵至于流血漂杵皆生于一心而已小人之情惟喜多事不喜無事故不欲其君心之靜靜則小人無自而入矣上好貨利則小人言財利矣上好兵則又言征

伐矣上好治宮室則小人言上木矣上好繁則小人言
細事矣君心愈勞事愈不治日入于亂迷而不反此有
為之弊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攷之于書不
過曰咨四岳命九官擇人而任之恭己而已矣楊雄曰
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
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今陛下承六聖之鴻業奉文母
之成規所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以之垂拱而視天民
之時也故臣敢以無為之說補聰明之萬一今或有勸

陛下以總攬權綱其說必曰天子不可以權委人陛下獨斷則權在于已任人則權在于人此乃大誤不可聽也臣竊以為陛下任人則權在于已獨斷則權在于人何其明也然古之聖王知一君之身不可以獨為天下也故內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職而治外公侯伯子男千八百國分土而守之皆天子所與共為天下者也擇公卿之賢者以為一相一相總百官百官治百職又擇諸侯之賢者以為二伯二伯帥九牧

九牧帥諸侯天子恭已黜陟之而已矣尊者所治衆故不可不約卑者所治寡故不可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舉其細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有體不可易也今之宰相古三公也今之執政古六卿也侍從臺省寺監古大夫士也天下一千二百縣縣有令三百州州有守古諸侯也十八路路有監司古牧伯也朝廷之政當委之公卿也郡縣之政當委之牧伯宰相者總公卿之議而決可否于天子監司者察郡縣之治決可否於朝廷

陛下執賞罰而臨之有功者賞有罪者刑賞一人則天下有功者無不喜罰一人則天下有罪者無不懼如此則天下仰之如日月雖在萬里之外如陛下臨之于上則其權豈不在陛下乎宰相不可以代百官之職監司不可以代郡縣之治豈可天子而行宰相之事也哉故天子而行宰相之事是宰相為無用也宰相而伐百官之職是百官為無用也陛下之職惟當擇宰相與執政之臣天下所欲用者用之所不欲用者不用之其用以

天下其不用以天下陛下何所私焉如此則其權豈不在陛下宜必躬親細務乃為權乎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能知人則明臣能任職則良此萬事所以治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言君行臣職則叢而脞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廢也天子任相而已矣宰相者擇人而已矣宰相之于庶官甄別邪正能否達之天子而進退之不可有所曲私也夫陛下擇宰相者也譬如天馬春夏為之長養秋

冬為之歛藏日月為之照臨風雨為之動潤天何為哉
默運而已矣生成萬物其功皆歸于天故天道無為四
時有為君道無為臣道有為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臣
所謂任已則權在人者賈誼有言羣下至衆而主上至
少所託財器職業萃于羣下今朝廷之事莫不在陛下
雖欲獨行一事獨用一人必不多于三省之所僉謀羣
臣所薦舉也且陛下所自行者若不訪之于左右則必
得之于小臣如使公卿大臣不可委信則左右小臣豈

皆可信乎若非可信之人不私其所愛則必排其所憎
貨賂交結行于其間矣古者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
于市與衆棄之言不出于人君之私也唐人有言不經
鳳閣鸞臺何名為敕此言獨出于天子私意而不與有
司議之者非敕鳳閣即中書鸞臺即門下也公卿之所
僉謀羣臣之所薦舉其事固有是有非其人固有賢有
不賢然皆有跡可見責有所歸若其不當則朝廷得以
治之臺諫得以論之故不敢全為欺罔如使奸臣得以

密白外事而使陛下自以聖意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而怨謗歸于陛下豈得謂之權在陛下乎仁宗深知無為之要御臨天下四十二年大事付之大臣小事付之有司疑事咨之衆人寄耳目于臺諫故君不勞而天下自治臣每于邇英進對願陛下法則仁宗蓋以此也在昔帝堯之聖動必咨于四岳豈其智不足哉蓋為君之道當以天下之耳目為聰明以天下之心志為思慮而不當自用也皇祐中諫官韓絳因對而言天子之柄不

可下移事當問出處斷仁宗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耳當是時仁宗在位三十餘年其操術常如此亦堯之用心也今祖宗法度無不詳密備具世歷六聖人情習安加以先太皇太后維持九年内外肅清陛下守之則甚易而必安易之則甚難而必危守之則至簡而必治易之則至繁而必亂惟無為以守之擇人而任之則太平之治可坐而致也臣願陛下宮中

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內之法朝中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外之政君臣守之無敢有所變更則可以率天下而循法度矣若天子自壞法亂紀則何以禁羣下之不循法度者乎夫錙銖而積之至兩必重毫釐而累之至寸必差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成王作小毖之詩以求助于羣臣言小事之不可不慎也惟陛下毋忽于細微謹守法度以塞亂政之源則天下幸甚臣受恩之深職在近侍以經術輔聖德思慮所及有

可以裨益者不敢不竭盡拳拳之誠貪進小忠故不避煩瀆天聽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右元祐太史內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禹字惲
夫奏議帖真蹟二卷其書皆當時副墨忠鯁之氣磅
礴宇宙道義之蘊昭明日星卓哉偉乎王魏以還世
未嘗復覩斯人也珂舊從太府丞范君擇能游貴公
之孫笈中多公手澤以其世家寶藏不敢有請每與
客誦言之嘉定甲申歲八月山陰行德老過予于京

江表中適藏是帖遂舉以見畧書率用赫蹠具草且
多廢楮又有以見前輩質儉清素之實使尚德者有
考焉

贊曰思魏徵之棠不如列疎屏之十漸愛衛公之栢
不如存丹扆之五箴諫說豈謬口格君當以心想引
筆而行墨方危冠而正襟追古事以比迹見忠臣之
慮深是雖不足契當時之感悟不猶可以鏡方來之
倭壬此左氏所以憤乾谿之痛而三歎于祈招之德

音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七

宋 岳珂 撰

宋名人真蹟

張文潛九華帖

行書六行
尾批六行

未再拜近得二哥書四丈在九華無恙也吾丈新復舊
諸更將獲未賤軀自閒居來極安泰不煩念也二卒借
留甚得氣力悚荷悚荷未再拜

宛丘有幹委因信幸諭葉親侍行幸為呼名門中各計
安佳家婦同伸問

右元祐右史張公耒字文潛九華帖真蹟一卷公文
名在天下久矣而帖則未多見也文筆之相湏或者
於師承有攷焉是帖本先君家藏

贊曰結字小而密氣放以逸措意婉而妍神閑以全
公固不以書名蓋無一而非天然則汪洋澹泊一倡
三歎攷之東坡先生之言蓋不特公之文為然也

秦少游書簡帖

五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
帖十行第三第四帖各七行第五

帖六
行

觀再啟自公之西終日閉關而已郡中比來多事荏苒
鴟張未就擒滅仲謀亦出督捕煎熬尤甚也忽忽無聊
未有脫去之期為之奈何美授畢想行李即歸竚文車
音慰此引繫也觀再拜

宅上甚安今令人去取得齋郎書信附上乞檢之觀再
拜

觀頓首啟觀雖已罷免然所承者公坐耳不煩深念也
兼已破省符令在外聽候指揮吏議才畢便還淮南侍
報然親老高年時氣向熱湏官舟以濟輒欲從使府射
一舟到高郵幸望開允未欲寄公狀去且乞准備留下
幸甚幸甚當此時非公誰憐我者觀再拜上

元明侍講移守姑孰不知便赴上否家叔得閩漕約四
月赴任今已愆期不知何也杭州報除省郎然不見告
詞此中都不報恐是妄傳或得其詳幸望批數字見報

此中如井底無從知也紀常今在何處永州得信否觀
再拜

觀頓首方此炎暑小舟溪行盡室如在甌中老母多病
尤以為苦至郡下欲歇兩日敢告暫借船一隻幸望指
揮豫備為賜大矣白直亦乞差借數人觀再拜

觀頓首昨日獲款晤甚慰馳仰之懷比辱教欣承履候
佳勝文字已領稍閒參候不宜觀再拜方叔賢友閣下
右元祐祕書正字淮海秦公觀字少游書簡帖五幅

真蹟一卷蘇門四君子公名在伯仲間山谷以字法
著而下是則無攷也今觀是帖清勁古雅重之文采
豈不足以傳歟繫以三印蓋流傳好事家用以識卷者
前一帖得之高郵士人臧珊次二帖得之吳門王汝
周不復繫以時

贊曰昔江淹夢五色筆而不以能書稱天昌其文字
偕以行如公辭章淹豈能京既已禪長公之文蘇奚
必夸大令之墨精託收賢之盛心尚遺蹟之可憑然

則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予方將借荆國之書以為
此帖之評

李端叔命駕神仙二帖

並行書第一帖九
行第二帖五行

之儀特蒙命駕相期此特出於風義周旋視古人一時
美趣為不難到則刻豁放戴不獨前日之勝可紀也欽
企欽企家山自是天下佳處永嘉之後人物典刑多萃
於此曲直是非雖未能一貫要之陳迹班班可采不妨
投茲空曠相與攜攜指顧笑語相接亦不惡特未果接

武後塵徒有愧羨之儀再拜

魯直五月已到南宜傳得詩闕如神仙中語而悽惻感
人一諷詠之為之出涕彼已與世齟齬惟幸其不死多
作得好言語使知好膾炙相資其他非可念者之儀

右元祐樞密院編修官李公之儀字端叔命駕神仙
二帖真蹟一卷公蓋姑孰人龍山苧亭之下有遺蹟
為嘗代范忠宣作遺表辨宗廟之誣名動天壤遂入
黨籍淳熙己酉歲珂侍先君趨召行在所舟過采石

有遺孫某以謁入告不自振先君一見惻然哀之輟
齋糧數斛俟鏹幣賙焉其孫喜曰歲儉且死今無以
報獨遺帖兩紙在願以歸文府先君卻不取則又曰
留此亦將為他人有不如持以散售又捐數十千與
之感泣而去予時髫髻撰杖屨蛾眉亭上見先君與
客廣陵張子禮彥和筠陽李之任商老古桂耿良翰
周臣及二道士展讀一再過思之宛然在目嗚呼今
三十有六年矣其孫歲久忘其名

贊曰姑溪之水清且漪青山之源衍而汰鍾此奇士
亦一雋快風義磅礴筆鋒嶮怪蓋已具書體之五雲
不但得發遣之三昧

范資政早饌帖

楷書
六行

百禄啟近疎瞻奉霜秋福履休裕晦日輒具早饌以邀
從者幸冀凌晨迂訪不宣百禄頓首承之金部

右元祐中書侍郎資政學士范公百禄字子功早饌
帖真蹟一卷蜀公家法之懿世載厥忠熏芝染蘭以

鍾磬德公其近者也帖得之蜀士張箋家先君手題

云淳熙丙午歲五月

贊曰元祐多世臣公之德由忠文岷有阜江有源傳

是帖存名門

元祐八詩帖

序楷書大字三十一行前三詩並楷書第一第二詩各十五行第三詩十

四行第四詩隸書十五行後四詩並行書第五詩十二行第六詩十七行第七詩十五行第八詩十

四行東坡書

簡行書八行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會於信安西園餞中濟帥慶

分韻賦詩仲至元字中濟戎字明叟十字孝錫乘字器
資以字子瞻先字穆父啟字彛叟行字皆五言十韻

工部侍郎王公仲至

李送中濟經略侍郎赴鎮慶州得元字欽臣上

遠馭寡上策羈縻有前言平生西戎論感慨江應元家
世近三河游歷多塞垣誰言一方面十載滯上恩前日
詔書下旌麾方及門部曲已稍集始知旗鼓尊邊書尚
羽急戍卒仍雲屯東山舊部落自昔為牆藩鈇鋒固可

用內寶須禾蒙曾中自有策肯為淺見論

前戶部侍郎環慶經略安撫使范公中濟子奇
承諸公酌別西郊分韻得戎字

西戎未解嚴置帥濫及蒙自揣非長才自使制羌戎仰
賴廟堂算庶幾或成功此行春已晚柳絲華正紅聯轡
向名園四筵皆鉅公高韻薄虹霓笑談生清風顧予實
何似有媿參其中遽然千里別不辭一樽空浮雲聚與
散臨歧西復東無以報禮意舉目攀飛鴻

兵部侍郎王公明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分韻得十字觀上

承平萬事康干戈百年戢蠢哉彼西戎乃敢侮邊邑慶
陽用武地戰士一當十指縱惟其人破竹在呼吸堂堂
高平君謀帥公論及擁麾當一面意氣動百執聖時務
懷柔間寄貴安輯賀蘭黃口兒烏用長纓繫方當仁草
木況忍尚首級佇見貢琛人還從玉關入

刑部侍郎杜公孝錫

送中濟侍郎帥慶得乘字純上

羌馬軼河西詔下純貢聘自是封疆臣都俞命彌敬莫
如小司徒欽哉往臨慶貌貅十萬人大半爵公乘恩將
懷其心威足繫其頸牧無南向塵指揮罔不定邊氓歌
夜耕更續公劉政今日燕西園愧接儒林盛陽關斷誰
腸笑把金鍾聽家世本詩書無勞霍去病

吏部尚書彭公器資

汝礪得以字

池水日夜流日行無停軌人生長道路擾擾還如此莫
辭飲我酒酒盡君且起贈君雙寶釵有言慙近俚聖仁
之子物愛視獨一子顧復愁不至不知分能爾誰茲較尋
尺竟莫知所以夷外當反內表傷湏及裏邊睡今無事
自可緩帶理願君宏遠業赫赫光祖禰

禮部尚書蘇公子瞻

軾從諸公飲錢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鬪穴中一勝亦隅然謀

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仁風
被草木綠浪搖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
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荆魚
蓋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母令祖生先

戶部尚書錢公穆父

分韻奉送中濟侍郎出帥環慶得啟字會稽錢勰

除戎問邊鎖謀帥繫國體遺簡出絲綉光華建旌檠威
謀重兼濟垢玩當一洗游刃無金牛豈復論肯綮勇猛

不為邊九伐秉周禮行期凱歌還宸廷聊聚米遊從惜
睽離合醖置甘醴靈囿鬱敷腴天潢湛清沚偕賦踵前
修銀鈎閱方底從予輕若飛吾方慙七啟

吏部侍郎范公晏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得行字純禮上

為國雖以德禦戎難去兵夏人久犯順邊氓常廢耕遣
帥揚我武謀帥直非輕輟自金穀寄倚以關塞行壯懷
吞猖狂沈機足經營新傷乃民力未振亦軍聲既膺閭

外寄當思千里清吾家世此官所得蕃漢情未嘗任殺
戮接以信與誠方畧固多在惟公守其成

軾啟數日不接奉渴仰殊深承旦夕進發治裝勞矣台
候何似拙詩納上備數而已愧悚之至畱別之作敢請
一本即詣違次不宣軾再拜中濟侍郎經畧公閣下

先大父自地官貳卿出帥慶陽同省諸鉅公飲餞西城
分韻詩賦蓋一時盛事歲律遄邁垂四十年遭時艱難
慮或遺墜特命工刊石以傳好事君子紹興元年八月

既望孫宣教郎權通判桂州軍州事范伯思謹識

行書
九行

右元祐朝賢送行八詩帖真蹟一卷紀行之歲月書

事之本末分韻之姓氏官爵皆見於首帖不復申叙

卷末有東坡手簡范氏繫跋紹定戊子四月得之雪

上

贊曰口此戊口之元凱承休服

案此下原
缺十字

其師干有

方

案此下原
缺七字

之在旌纛兜口園池口口樽俎從容之

間已足以折遐衝于窮塞彼以俊稱者徒虛名之慕

以仙歌者惟酣適之快要皆不足以望茲游之塵而同
此詩之派也

錢文肅家書三帖

三帖並行書第一帖七行
第二帖十行第三帖九行

相別後只得揚州一書及汴上人來又一書外近見內
藏庫細小綾會認方知弟已到京不知在甚處住差遣
有何次第遞中千萬早附一字來忙中大暑為十二郎
今夕成結遞中且此為問

押

如期至過惟紗幘宜促為之餘雖末集亦不必備也榮

即日來假升用之類宜不可緩也。麝骨一體透背紅絹各一匹，可為八娘作一褥。此與念三者同也。希收餘有所須言來。

押

白七弟二十六日

并畫孔雀屏風已了。亦希來取之。透背止可三幅。甚有餘雜用也。累日逋逃不歸，喜已到家。來日兄上殿請早來同早餐也。王和甫已相見否？六舅無恙。即戶部問江東西就不就牒，適已見來。必已收得也。值夜相問草草。四兄白七弟。

戶部帖司蘇潭自攜去收得未

右紹聖翰林學士侍讀錢文肅公總字穆父家書三
帖真蹟一卷錢氏以忠孝承家世有聞人穆父其一
也以文學進名在國史帖字肅散朴雅不類近時書
豈學有根柢然耶寶慶己酉五月予壻陳天澤得之
中都好事家以見歸

贊曰代言無譴辭居約見素守元無刀劈口乃若神運
肘立身本孤直落筆已耐久家聲到於今此帖儻不

朽

錢穆父赴越詩帖

行書五行
尾記三行

鑑湖清泚對胥山兩地相望一水間共佩天涯太守印

猶聯丹陛侍臣班君方白傅才何愧我比微之思苦慳

莫把舊詩猶見詫繁雄未必勝清閒

樂天寄微之詩云
知君暗歎江南郡

陰卻錢唐
畫不如

赴越書呈杭州熊侍郎

右錢穆父赴越詩帖真蹟一卷按國史熊本自吏部

侍郎補外由洪徙杭公此詩宜其時也嘉定甲申歲
予壻陳天澤得此帖於中都以歸於我

贊曰公之與熊同治杭越時皆侍制龍圖閣此詩所
謂聯班丹陛者耶公以繫囚他所熊以八洞失謀皆
以黜居郡此又詩所謂同在天涯者耶承平士夫以
東南為遷謫之區而今為駐六龍之輿此先王所以
許先帝以馳驅身之不圖汎掃上都必欲以正宅中
圖大之居也

林文節定力帖

行書十
一行

希啟比者造門及蒙臨屈皆不獲面奉豈勝瞻仰新冬

伏惟

案此下原
數十二字

家在定力院有合破散從官多不來者

望仲至為指揮根究庶其有憚不敢頻詣府中何時可

一見乎奉啟忽忽不宣希再拜

右紹聖同知樞密院林文節公希字子中定力帖真

蹟一卷書以粉牋字畫半已脫落筆法與所著日記

同出一手意態清雅宛有法書家風度米元暉跋寶

晉摹帖謂公為好古博雅筆力進退繁於識以是帖
覘之可想其不誣也帖中稱仲至蓋是王欽臣知開
封時亦紹聖間云紹定戊子四月得之姑蘇

贊曰公以好古兼博識固宜著聲於翰墨予觀此帖
實在京師之定力是時蓋初掃元祐之迹使其不為
三子之累則後日之筆當不至於輕擲也

林文節參候帖

行書
二行

希謹參候平甫學士

右林文節公參候帖真蹟一卷寶真所藏帖前輩手
刺惟公與劉忠肅而二此帖亦先君之故藏者

贊曰平甫之與荆公蓋當同而異而公則當異而同
者也當刺謁之相從以朋友之切磋極兄弟之友恭
使合同異之見而惟是之歸予知其必有以助善政
於熙豐也

林文節贈賈收詩橐二詩帖

行書
六行

吳興贈賈收二絕句

樂天遺句滿吳門謝朓牕中列岫存試問白蘋洲上客
詩人賈島有曾孫

歲中謾說易三麾風月何嘗有別離盡是昔賢吟醉地
惜哉此老不能詩

又云可憐醒
老不能詩

右林文節贈賈收詩囊二詩帖真蹟一卷公文章翰
墨表表符祐間固時宰所倚以鼓動四方者詩筆餘
事也紹定戊子四月初得公帖繼聞尚多遺墨可以
攷證中原之文獻者再從訪之於是此帖與昭靜祭

文等陸續俱來按國史元祐初公自中書舍人以集
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此詩所謂歲
中易三麾者蓋自蘇而宣而湖云

贊曰歐稱醉翁公稱醒老尚論平生豈以詩攷慶厯
之滁元祐之湖醒歟醉歟醒歟

林文節昭靜祭文帖

行書
九行

勅祭沈貴妃文

秘閣
牒撰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十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

皇帝遣太常丞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陳侗祭於故
昭靜貴妃沈氏祥符之初慎選女德維勲維賢進輔宸
掖孰非良家莫如相門彼德之茂有儀溫溫內政是毗
婦道克化刑於公宮以教天下七十考終既厚厥報上
感兩宮素服是悼彤管之傳則無已時厭翟途象物
孔悲祖奠國門靈其格思尚饗

右林文節昭靜貴妃祭文帖真蹟一卷公仕神祖廟
知太常禮院是帖蓋當時所撰者帖中惟行書與公

他帖毫髮無異而小楷則端嚴靜莊如出兩手或正或奇不踰架則如公之於書亦可謂能矣帖與二詩同得於一時先朝典禮尚或於此有攷云

贊曰昔祥符議立后趙文定以沈才人系出相門宜配宸極王文穆乃以文定受知沈恭惠思報其德譽為長者事遂中格今觀昭靜之壽考四朝亦可占名相之相澤矣祖宗盛時禮別宮掖哀榮之規具在詔策如移牒於祕閣與具橐於禮職惟此幅紙藹然足

以想承平之品式如公筆跡兼備楷則使非有行書
數字以為並則亦終疑而莫釋也

林文節元祐日記帖

行書三十六行
前後各闕文

晚與開育詣右相則闌者遠已見拒云今日不見客深
疑其有謂也與二君至寶勝火氣滿面寺居既迫使帷
帳亦蕭索惟鄧陸及余三人者至又訪鄧陸而歸季謙
得告鄧方據几揮筆如屬筆者是夕鑠院庚辰垂箔崇
政朔班起居畢移班常起居文德呂左丞押麻蔡揆以

本官罷為觀文大學士判陳州

不還官不
加食邑

司馬門下運

左僕射宣制畢微雨閣卷翕然云司馬雨

邦直云典午
密薦持國代

已恐除作門侍降詔
論方補以具省無嫌

辛巳

忠卿揚州景溫實直太原唐
州陳州陳師錫無為倖霍州

太平

熱舒范二丞入晚同開育見新相司馬公頂光帽

而坐氣潔清而瑩精神康安云足腫瘡面大如手掌黃

水出未止足弱無力未知何時可出更聞新命戊子昭

憲淑德忌西閣東門慰退景靈行香當設食訪杜訢孔

宗翰鄭穆劉邠臥內云兩腳脫去兩皮襪臥而言皆名

理之談也已丑聞於進郎追取蔣之奇古

內批夜大風雨

庚寅

中伏早出西城凝真觀同次中別舜卿於長慶長慶揚
太后父母墳寺也初斫地得龜蛇因於寺東建小觀設
真武像今俗以寺為龜兒寺觀為黑殺觀觀後以水移
在寺西南隅隔一垣爾季謙解舟辛卯六參潞公乞面
退至都堂晚見厚卿壬辰天貺節假晚晤謝子敦劉克
州葉祖洽等癸巳批問王存因何除樞密直學士琛甚
撓引惠卿向除大資政以服未受後再除為對甲午垂

箔潞公司馬公呂公皆門謝封贈及加俸潞公初特班
升殿同奏事奏事少頃三省樞密先下潞公獨留身出
一劉子奏對

右林文節元祐日記帖真蹟一卷元祐之際盛矣公
道肆啟羣賢彙征肖翹翺蠕熏和茹粹以濟登於太
平震古盪今前無唐虞攷之一卷之書藹然德馨尚
可挹也帖以廢紙後有鄧文約中丞簡尺字甚楷正
不類其為人紹定之元五月得之蘇門士人王之德

贊曰漢大中大夫東方曼倩之對孝武曰誠得天下
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序譬如以周召為丞相仲尼
居御史府畢公高備拾遺遽伯玉為太傅博士則以
顏閔執金吾以季路衛尉以卞嚴子光祿以仲山甫
郡守以子產詹事以孔父史魚司直申伯為御下至
旄頭式侯亦裨萬之伍則唐虞之隆成康之際陳功
比德自無以喻武帝為之大笑蓋甚言其難遇也今
視元祐之時彼固何足慕哉羣賢拔茅大姦脫距如

確如惠必斥必去師保萬民維溫維潞大老既歸百
揆時序師表以韓押麻以呂班廷謝門紛鷄振鷺守
正如王博聞如顧錢劉曾孔瀚雲烝霧其未登於錄
者又不可一二數宣制正衡天人交助翕然閭巷曰
司馬而公益異時攘臂於代言之間而染指於同省
之賂顧猶有是語則是非之公益未嘗不具也然則
插齒吐吻擢項結股委蛇其跡偁旅其步雖辨知閑
達溢於文辭而詆諧者猶皆不之與後之君子其必

知所去取矣幅紙之得正邪以寓式闕厥衷逸史是
補

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

行書十六行
前後各闕文

等構陷乞置獄例興獄朴助云頻頻興獄不是好事陞
下且與舍客今若再勘即是以斷張商英俱為不當上
云羣小結構傾陷宰相不是好事自與張商英事不干
涉宣云臣從初便奏開封獄事不為無意章某既有所
陳莫須與他明辨上曰差何人勘得宣即探上意云常

安民如何上搖頭曰不可宣曰莫是此人不平穩否上

曰然宣曰

案此篇凡稱宣者指留布蓋因布字子宣稱
朴者指韓忠彥猶留布曰錄綱章悻為楚李

清臣為
丹也

孫諤如何上曰諤得莫又道是章某所引薦人

否宣曰諤乃衆人共稱之非獨章某也上以為然又云

見說全是吏人鄭保者為之

字鄭保李燾長編作鄭寶
蓋鄭本晚吏當時隨手記

載不復
詳攷也

是夜批出與路昌衡同勘閣子內同坐相云適

來上前諤所奏皆有實跡王誼李祉莫要付獄推究盡

有來歷安李默然安徐曰相公有許多機智又要興獄

真有鄉風也

謂福
建子

答云某雖是建人云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真蹟一卷首尾糜爛僅存
一幅蓋記施珣獄事按李氏續通鑑長編紹聖二年
八月癸未宰臣章惇奏臣嚮聞開封府司勘蓋漸公
事戶曹施珣初言干涉臣子弟緣臣舊曾薦舉欲乞
迴避兼士曹王謹衍嘗與人言府官本意欲從蓋漸
及僧本召求張商英之罪復從此數人推及臣與蔡
京又司錄陳厚亦言蔡京受漸錢百千并言事連貴

要近臣不可不治乃至稱說王震親得聖語傳言吏人鄭寶使人窮究物論騰播駭於衆聞今來蓋漸等案內並不見有上件事節未曉所以若臣之子弟果於漸事有所干預則法自貴者始所當先治豈以臣故為之隱諱撓法審或無之未委施珣何故輒欲迴避恐出於陳厚等陳厚初時脅致囚語有中傷臣之心臣備位宰臣而為羣小結架如此若不相治恐小人陰相交通愈肆姦險傾搖國事無所不至欲望特

賜選官依公盡理根究施行御批可差路昌衡同孫
諤置司根治尋又批應干連人特不以赦原仍令路
昌衡等依公盡理根究不得減裂先是開封鞠蓋漸
假貸行賂事事連主管府司檢校庫王厚井及宰相
章惇厚者韶子也訴於惇云府司錄陳厚承王震意
鞠獄不實故惇亟自列乞別推上以諭布等忠彥曰
如此即湏并張商英重勘商英已貶恐不可更行上
曰惇但為衆人因商英事譖害已無預商英事布曰

此事虛實曲直自繫惇舉措朝廷為之別推亦不妨
然又湏起獄上曰起獄固非好事然惇既有文字殆
不可已此事虛實卻在王厚忠彥曰數起獄不便布
曰此事更在聖意裁處忠彥亦云然翼日上又諭忠
彥等惇堅乞別推而安燾以為無此例忠彥曰別推
即前日責商英及陛下從初行蓋漸事都非是上曰
不為此惇言燾等架造事欲傾已布曰如此則事體
愈大燾何可沮止上曰不治此但治其下耳惇云吏

鄭寶者具知本末但治寶則其他情實皆可見王厚所指證佐甚多如王謹術施珣陸長倩及一同監檢校庫宋侍禁者俱是兼所聞皆陳厚之語又云陳厚言連元台及其子弟以此珣言欲迴避蓋惇曾舉薦珣又云蔡京亦受百千忠彥曰此等事案中有否上曰只為陳厚言罪人有此語卻不曾取狀後來案中亦無忠彥曰如此起獄乃只是理會閒言語若且隱忍寢罷甚善上曰羣小交結中傷害臣不是好事兼

博有劉子豈可已布曰臣向曾申請以為小人在下
架造事端動搖執政不可滋長兼王震於此事不得
謂之無心百姓理索債負若非人有導之其語言豈
敢便及宰相兼震親詣府司臨問自來府尹未嘗如
此所以驚駭衆聽今日陛下為之推治亦不妨但恐
獄官難得人上曰只為難得人布曰必得於彼此不
觀望向背者乃可上曰安得如此可信者因偏問從
官曰許將如何布與忠彥曰前執政差難上曰蔡京

又妨礙黃履如何又曰蔣之奇孫覽亦不可置稷乃
煮門人王古又不可忠彥曰虞策近勘公事上又恐
與前勘妨礙布曰臺諫官可差否常安民如何上搖
首布曰不平穩否上曰然布曰郭知章或可使上曰
謬人於是命昌衡及諤後七日忠彥等再對忠彥奏
曰尚書省關到昌衡奏獄事事體已不小又聞昌衡
獨詣都堂稟旨上曰無他上殿自為衡尉事耳忠彥
默然布曰陛下選差昌衡副以諤可謂得人矣上曰

然陳厚繼亦訟王厚詔送御史臺常令常安民勿預
蓋惇疑安民黨素已謀逐之御史臺訖不受陳厚獄
惇等每相與爭辯於上前上意頗右惇惇嘗有劄子
自論李清臣寢之已而上批令行出及究治所乞追
攝官員中書吏匿不呈惇惇詰之乃曰門下侍郎令
檢條門下侍郎謂素也他日惇謂布曰惇在此何敢
如是遂以白上上對忠彥及布言之且曰文字安可
不呈宰相布退即語惇惇方與清臣相詈也大抵清

臣及燾皆惡惇欲去之忠彥亦素與惇異布獨助惇
云安民尋罷御史震等皆作附會欺罔降黜燾遂去
位予攷此帖所書略同而其間如安燾等語則無之
蓋長編以曾布日錄為正不復見他書也還攷公之
升右府在四年閏月壬寅是時尚未登政地閣子內
同坐殆非公目繫似是紀他人所傳者然是年東府
則章惇左僕射安燾門下侍郎李清臣中書侍郎鄭
雍尚書左丞西府則韓忠彥知樞密院曾布同知院

共政者只此六人耳今帖中謂惇為相忠彥為朴布
為宣安李各以姓著而獨無雍名雍至十月甲子始
罷是殆雍所記而公從而筆之者南渡前記錄多矣
史氏網羅獨於雍未聞而今見諸此孰謂殘編斷簡
無補於史之闕文耶帖之得與元祐日記同時

贊曰史本乎公不厭於複重觀紹聖以來之記述初
無及於鄭雍非親札之具存雖欲攷之而就從如王
誼李祉之實迹偏攷史錄皆無賴乎此案之中鄭保

姓名亦各不同至於韓忠彥力諫興獄直乞陛下且
與舍容安燾面折章惇以為鄉風此皆繫其人之大
節而金匱之汗青皆泯泯於二人之忠凡此帖紙之
所具以同時附會白帖子之人猶能秉直以寫其衷
抑可以見人心之是非本無所蔽蒙也然於此時凡
六人者皆有所抗論猶雍首尾噤然若不預者佩玉
端委接武夔龍又何其絕無一言之獻贊廣於四聰
耶迎合於始循默於終而乞不免於黨籍之歸此枉

道事人之所以不勝於直躬也

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

行書十六行
前後各闕文

崇政文德呈利珣申八月二日已杏子河破土二十七
日連夜出甲倉猝便行王愍等不預知亦不敢申稟上
以星變多由邊事深患惠卿此舉衆皆以為非恐且以
破土示有興築之名誘致賊兵未必便興築上曰更速
戒約因諭邊兵且休妄動如杏子河未進築有何關事
布遂言鍾傳又有卓囉之舉尤為未便陸行則無水草

相云有草而無水

水則黃河不通舟旋令釘椿橈挽舟而上運

至軍儲及板築之具平夏趙鎮戎四十里而用車七千
日夜般運水行勞費艱難百倍於此斫龍又是青唐之
地青唐未免有疑臣未見其可俟賊兵不犯湟原且令
共謀南牟會通湟原之路即此數路相應邊事有涯自
元豐三年至今十有七年經營邊事未有如今日之形
勢今廊延輕於進築鍾傳又謀卓囉一有敗事前功頓
棄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真蹟一卷杏子河事在紹聖四年本末詳悉具戰國史秦陵之仁聖畏天其足以對越而無媿矣此帖出於當時者也又與前帖同得顧不可因是以表聖德耶國史書破土以九月二日城圍一千七百餘步得工十二萬有奇十二日而成是月二十二日賜名平戎寨而此帖則以為八月殆筆悞云

贊曰進築之策是古兵法之所未有而始於本朝予

意其欲毀齒而兒不知所以為是漸取而漸搖曾不
虞乎兵分力疲反足以啟戎心之矯方聖主之側身
凜天變之未消章呂合謀惟敵之挑豈知夫璿璣七
政之必齊而舞干兩階之自足以格有苗哉我鼓其
鑿我弓其昭此帖之存聖心是昭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八

宋 岳珂 撰

宋名人真蹟

李伯時醉卧圖詩帖

行書
四行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卧在石間
萬古無人知此意

右紹聖御史臺檢法官李公麟字伯時醉卧圖詩

帖真蹟一卷圖陳于前蓋神筆也有墨戲一印極大
又一印曰神品上上而下著藏書家一印焉寶慶乙
酉十月得之京口

贊曰猗龍眠本書仙工而妍畫亦然醉之趣醒不傳
題此詩比逃禪

文周翰盛暑帖

行書十行
尾批一行

及啟前日承垂訪冗迫未遑再詣攀仰攀仰辱教欣承
盛暑動止萬福以往故相府莫酬不即奉謝至悚至悚

給假指揮旦夕必下來日當為督之奉納次哲人云亡
同深殄瘁之歎況出陶冶均增哀疚也朝夕奉見區區
面叙不宣及再拜居易少卿兄

令妹起居朝夕歸拜見也

右紹聖集賢殿修撰文公及甫字周翰盛暑帖真蹟
一卷喬木世臣鼎鼐遺烈固已具是惜也其不稱也
帖中所述蓋王文恭珪薨以元豐八載之五月時宣
仁御朝避魯王諱止稱及云

贊曰同文之獄諸賢非一族殄瘁之悲獨及于禹玉
豈一人之言自為之反覆傷哉利祿

鄒忠公同安帖

行書四行
尾批一行

親家太夫人伏想萬福令弟以次奉侍同安浩上

三妹不別啟老母致意家人同此

右建中靖國吏部侍郎鄒忠公浩上字志完同安帖
真蹟一卷嘉定甲申予攝維揚郡有公之孫自毗陵
來訟于府攜公綸告手澤來直于有司因是得據案

拭目字勁以端迹清而屬意公之心與筆法脗合是
歲十月有靳君雱者攜他帖數十售于京口皆予篋
中已具獨得公一紙以備其闕

贊曰公書法本于薛少保稷建中天子嘗以是御奎
畫矣公于初政實濡諫墨而迄不遇合以僨于讒慝
徒使華京輩得以投時好而襲其迹是抵掌可以肖
叔敖之貌而正心豈能得公權之筆此忠義之士所
憤薰猶之雜糅而繼之以憤激也

曾文昭時寒帖

行數
原闕

聲頓首再拜官使大觀文相公台坐時寒伏惟台候動
止萬福久違門下向苦道里之遠無繇望見今茲相望
數舍而官守拘制又未獲造前嚮往下風不忘旦暮更
祈順令頤養以副人望謹奉手啟不宣聲頓首再拜官
使大觀文相公台坐

右建中靖國翰林學士侍讀曾文昭公聲字子開時
寒帖真蹟一卷四曾名震天下然德與位稱峽然獨

全莫公若者是帖蓋當時與故相去位者相往來意
其在為守時所以有官守拘制之語然公嘗歷陳頴
宋昇瀛徐滁秦海并揚定和岳凡十四部壤地既莫
可攷亦莫知其指誰也嘉定己巳歲十二月過雙鍾
得之公諸孫邑丞宋父

贊曰祖孫百年兄弟一世歸乎其全抑有公議遺墨
散軼得自名裔人其監茲豈必名位

朱君敗乞舟榮翰寢餽三帖

並行書第一帖十一
行第二帖十行第三

帖五
行

紱悚息輒再叩覆誠出迫切不覺言之喋喋也所乞一
舟若候歸船使司方行差撥竊慮稽緩恐不可待奈何
前月提倉查公差一舟與蘇州持服楊承議夙見艤岸
下楊君尚未終三祥聞至七八月間方服闋入京紱今
所乘舟到得揚澗間足矣不議暫就查公輟那一往卻
即遣還可否紱于查公不甚熟無因而至又似往圖然
亦計迫遽爾免聽殊自慙也紱悚息

紱叩首拜覆紱比嘗上狀仰瀆嚴視減裂僭易方懼獲
譴迺蒙屈賜榮翰勤款累幅若侍誨座祗佩謙恭銘刻
敢忘匆遽具書復不及悉仰惟寬度曲以情諒紱叩首
拜覆

紱再拜上得比日不審寢餽何如紱憂患餘生哀慕如
昔日月之速旦暮即吉尚阻叙訴臨紙不勝殞咽之深
紱再拜上覆

右建中靖國給事中朱公紱字君貺乞舟榮翰寢餽

三帖真蹟一卷黨論再起公首預名籍中雖以攀鱗之舊猶不得貫也紹興之旌褒有以也哉帖亦先君舊藏不識歲月

贊曰殿門之刻未毀于彗星彼朱諤者猶不願與公同名孰知夫百年之餘忠邪之聲跡反頓異于沈升植與分朋送什迭興殆不啻高岸之為谷深谷之為陵然而利不與義羣勢不與理爭帖藏予家覽者目明所謂片牘幅楮藏之為榮亦何算乎瑣瑣者之羞

為慕蘭之稱也

晁无咎金山詩帖

行書
七行

倍口中叔父發運右司口口山次韻高唱口中補之再
拜

口身無用還山計可成煙霞異塵世江海口高情幸
阮咸集恐慙疏受聲清詩逢口口未覺負平生

右建中靖國太史禮部郎中晁公補之字无咎金山
詩帖真蹟一卷予在潤十年紫金之游屢矣覽唐人

之遺蹟以及于本朝雲濤月波豪思傑語慨然在目
口口公詩什獨未前知嘉定甲申六月口口淮海歸
小憩吞海而駛足適自口口所託訪求之士友以尺
函至口口數帖皆凡品惟有此詩東塗西口口淳秀
隱然有蘇門四君子口口語殆是自瑞錦窠出後所
作竄口口皆彷彿可攷云

贊曰我登吞海而帖適至事雖偶然不啻有意彼江
山者秀無古今邱壑市朝則二其必阿大中郎煌煌

虎節金閨卷懷亦既殊轍同此登覽而趣不同雲霄
並翔翬翟宴鴻矢詞胸襟浩蕩萬里比興所存二疏
是企清詩勝景何地無之不繫不維景則我隨征塵
障天我亦倦翼遺墨未渝微躬奚息南零之波上派
于溫詩其警予以論候門

陳忠肅書簡帖

七帖並行書第一第五帖各八行
第二帖五行第三第四帖各四行

第六帖十二行第七帖十三行
內第六第七帖尾批各二行

瓘啟渴聞誨益辱訪乃不獲見馳向可知春寒不審起

居如何謹啟畧道下意餘遲面盡不宜瓘再拜天成秘
校賢友

瓘辱問甚勤豈勝慰荷看經次修答草草幸悉令嗣洎
令姪朝夕榜出可賀也瓘又上

前日承訪及更得簡示併以為荷令嗣貢元安勝瓘再
上

羊毛筆果愈于彼否欲得一管試寫經也瓘上

承老濟明書自可付毘陵還僕不必託少明也樂成屈

顧正彥極見勤厚不敢使迎見必察此意適已令往拜
辱如見更煩道意瓘上

承上晚幸見過蕭理等至得來書審侍奉進學安勝良
慰遠懷方寇就擒閩中想亦寧靜十二郎要歸今遣里
慶等取之兵寇之餘道路不能無梗令與老人熟議然
後可動山陽去此不遠但得有水開閘便可離南康矣
諸意與他書可以互見不更及閏月晦瓘啟

十七妹太君 八一甥知與二兄講學不輟安居罕出

積念必優想見永嘉默喜

得書嘉與諸甥安樂七四罷任亦是小事他前程遠大
勿以此動念也知汝心惜或吐此是脾虛只服理中丸
及厚朴湯之類勿服涼藥戒之戒之嫂嫂卻未成遷居
相去既遠亦難為管勾彼中也八十一郎得書寫字謹
楷讀書為人必長進也

十九郎十二郎各謝姑姑問及汝婆安健

右建中靖國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了齋先生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書簡帖七幅真蹟一卷嘉定丁丑歲十月珂自大農丞假守喜興先生子孫蓋居是拜暇日頗訪求藏帖以見尊賢尚德之意而邦人知寶敬絕無遺墨流落至己卯春蒙恩召還郎舍始得數帖于市驚家其餘則前後萃拾偶雜寘書簾歲月已軼不復可追記

贊曰士有直躬夷險靡易事君以堯距詖如墨筆力勁挺德聲昭植不倚不流是謂心畫

陳忠肅通鑑帖十五冊之一

並行書今擬光武明
帝二紀共九板凡二

十二行繫贊
餘文多不錄

昭陽協洽更始元年

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必之不私諸卿也

拔邯戰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
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馮異謙退不伐

耿弇請歸上谷益兵乃貳更始

鄧禹薦恂守河內

建武元年蜀郡公孫述即帝位號成帝

蕭王即皇帝位于鄴南

光武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臣光曰宜其光復舊物
享國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班彪馬援之徒歸隗囂

馮勤典諸侯封事至郎不厭服

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鮑永謂馮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

明主亦何憂哉衍曰有挑其鄰人之妻者長者罵而少

者報之至夫天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

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

宋弘責桓譚琴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賈復

寇恂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

馮愔宗歆守桐邑爭權相攻殺歆帝問愔所親信為

誰曰護軍黃防曰得馮歆者必黃防也

又乏糧食數戰不利歸附者日益

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
制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
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
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遺其渠
率俾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壁壘無使復聚
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
關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敕無為縣郡所苦
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皆降臣光曰昔

周人頌武王之詩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
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者
用此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召鄧禹還曰慎無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
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
復妄進兵建武三年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
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
勲赤眉向宜陽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

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曰待汝以不死耳祭遵擒
張豐于瑒郡

隗囂使馬援親述還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
至洛陽帝岸幘坐迎笑曰至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至帝王自有真也囂問何如高帝曰不如也
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
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耳

蒼頭子密斬彭寵降祭遵帝封子密為不義侯權德輿

曰云云

翼不用彪言彪避地河西為融畫策使專意事漢投融
涼州牧翼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
外

耿弇平齊地

張步

弇為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

折翼不用申屠剛言避士長者稍稍去之王元說翼請

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嶺南華風始于二守

交趾錫光
九真任延

太原周黨會稽嚴光至京師黨伏而不謁博士范升言

私竊虛名夸上求高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

東悉平上曰且當置此兩子于度外耳

賈述

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七年述立竄為朔寧王

三月晦日有食之詔上封事及上書不得言聖鄭興言

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

至

功臣用則人位繆

矣

至

先時而合月行疾也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

疾江馮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

司空掾陳元云云

上親征翼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
拔佩刀斷車靽帝不從問馬拔援聚米至來歙班坐絕
席在諸將之右

潁川盜起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自上
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
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謂
執金吾寇恂曰潁川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
國可也至願復借寇君一年平張步欲入海齊王陳俊斬

之

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鮑期曰
羣臣各懷慚懼帝乃止

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
投壺

述遣刺客刺來歙歙召蓋延語

王元降述曰豈有降天子哉

述又使刺客詐為亡奴刺岑彭

郭伋為井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建武十二年公孫述戰死延岑以城降吳漢放兵大掠帝怒譴漢又讓劉向至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任延曰善事上官不敢奉詔

賞上東門侯鄧憚貶東侯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

詔長沙王等皆降爵為侯朱祐言曰者人臣受封不加

王爵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吳漢自蜀還至京師于是大饗增邑更封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厭武事自蜀隴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帝曰孔子不對非汝所及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印綬皆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

鄧禹李通賈復

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帝雖制御

功臣而每能回宥有其小失韓歆及子嬰皆自殺死非其罪衆多不厭追賜錢穀以成禮葬臣光曰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時東海公陽年十二

在幄後

改名莊

十六年交趾薨泠縣雒將女子徵側徵貳反

十七年帝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九年馬援斬側貳

桓榮授太子經榮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董宜疆項令

湖陽公主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諸將或失常度帝遣人觀大司馬何為曰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馬援謂梁松寶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

劉昆長者之言

江陵及風滅火弘農
虎北渡河至偶然耳

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

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叙西戎

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二十三年朱祐薨

單人樂秋
縱多怨之

二十四年馬援征武陵蠻蠻饒哉是翁

二十五年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南單于稱臣威官
欲得五千騎立功

我梁松父友也效龍伯高刻鵠不成尚類鶩效杜季良

畫虎不成反類狗

述敦厚周慎保遺
父喪致客數郡

朱勃詣闕上書

臧宮馬武曰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有其有
者安貪人有者殘貪殘之政雖成必敗自是諸將莫敢
復言兵事者

拜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佚正色曰為陰氏乎
為天下乎

三十年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至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中元元年拜第五倫會稽太守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史官罕得記焉起明堂靈臺辟雍宜圖識于天下

貶祖譚

范蔚宗論曰

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貴
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顯宗永平二年宗祀光武于明堂登靈臺望雲物臨辟
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
三老桓榮為五更

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

援女

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又益以王常
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不與大起北宮時天

早鍾離意上疏

永平四年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

官

梁松下獄死鄭衆不染于辭

興子也

初上因松以縑帛請

之辭曰儲君無外交之義不往

宋均為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姦也然文吏喜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爭之時未可改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

自期門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丁鴻為侍中

楚王英自殺

寒即
表安

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

子等

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班超曰不入虎穴安

得虎子

鄒

巫自來取駒馬

于
關

北海敬王睦薨中大夫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敢

不以實對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爾其智慮畏慎如此

館陶宮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尚書閭章尚遷以二妹為貴人竟不用是以更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

服戶口滋殖

章帝即位年十八

右陳忠肅公手編通鑑節要真蹟十有五冊先生親
接溫國見聞之近日潛孔聖筆削之傳爰即成書聿
提綱目閱歲積日親繫其凡偉矣哉百代之宏規三
長之絕識也是書始更始元年迄于唐敬宗其間錯
雜尚匪全本嘉定乙亥七月珂在中都以錢三十萬
得之先生之孫某若夫先漢而上太和以次長編散

軼未得以觀其大全。劍合龍歸期以他日。

贊曰：魯麟獲而編年之法廢，歷二千歲有司馬氏研精覃思，爰作通志而後鉛槧之士即所見之仁智，擷長取粹，皆有以自託于世。況乎先生道醇學備，炯焉其心，不約而契，則夫大篇焜煌，流俗披靡，貫穿馳騁，出類拔萃，其所以壽斯文之脉而續聖人之意者，又豈可以淺近計哉？彼陵藉者本無所至讀，未終卷久伸思，睡是蓋王子淵所謂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

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何啻如聖
門之未足與議者也

許文定萬里帖

行書十三行
尾批兩行

將頓首比累奉書郵然值改藩不審一一道否比日冬
凜伏惟開府已久即辰台候萬福日月易久德清嫂嫂

關

奇頓首士憲吏部朝散

之奇再啟辱書承比來所履清豫良慰良慰之奇近蒙
恩有天府之除衰晚何以堪此已旬辭免矣餘需面究
之奇頓首

右建中靖國樞密使蔣公之奇字穎叔錢塘天府二
帖真蹟一卷予往來于常與諸蔣游蓋世家文獻幾
二百年矣是帖以嘉定壬辰歲二月得之西湖羽士
劉元綱劉得之蔣之孫騰雲起予亦識之自以選詩
名亦雲仍之秀者

贊曰尺瑜寸瑕工所不棄如公平生抑有清議雖翰
墨之僅存亦世俗之共憾予獨區區于別白是亦或
出于有意昔鄒忠公以言得罪士皆縮頸以避去公
乃折簡以自麗由是而去蓋已無懟然則操觚刻紙
片言幅紙其知所以行已也必矣以字達識以識行
字舉一知二茲帖之所以可貴

佛印清勝帖

行書
八行

了元信咨澄維那人來辱手翰喜法用清勝如在華藏

甚終始周旋真行脚高士以贊佐為心也月初相見具此不宜了元信咨澄維那

右佛印師了元清勝帖真蹟一卷予在京口登紫金山妙高臺見城翁與師道像淵乎似道晬然其容意其非偶從游者嘉定甲申十一月始得此帖于其徒裸而藏之以附甄濟牽連得書之義

贊曰欲溯其洄先涉其流欲觀其人先眎其與游東坡之名在昌黎武威之間而師之能亦文暢祕演之

偉德必有鄰而人焉度世于是可以察予之去留

參寥新秋帖

行書十
五行

道潛頓首違濶滋久豈勝馳企邇來新秋氣涼緬維山
中住持法體清勝不肖昨以患禍羈囚吳門而聞詢師
遠來而老丈亦未嘗揮金見助益認風義之督感激尤
深不肖自至東魯日欲具書上問動止蓋道遠無行李
住還之便故不能如願想高明有以諒之也未緣占對
希以時重不宜道潛頓首再拜幾聖寺主老丈八月五

日

右參寥子道潛新秋帖真蹟一卷眉山之門無虛士
頡頏張秦表裏元辨惟參寥為然幾邑有西菩提寺
蓋師所居予屢過之是帖以慶元己未歲八月受之
僧惟月蓋師之的孫

贊曰帖中書晉字法當為篤世間豈有不識字參寥
子耶應世以文特師之粗于此乎何拘維以觀其書
寶真齋法書贊卷十八